

话说农历月

农历冬月瑞雪来

寇莹

农历十一月是冬月,又称辜月、仲冬、中冬、畅月等,这时候,天寒地冻,还没开始为过年作准备,是农民最为清闲的日子,可以串门聊天,祈盼瑞雪带来一个丰年。

从入冬起一直到这个月,是不是觉得白天越来越短了?《吕氏春秋》说冬至是“日行远道”,就是太阳离我们最远的日子。根据现代天文学的测定,冬至日阳光几乎直射南回归线,北半球出现一年中白昼最短、夜晚最长的一天,因此又称“日短至”。过了冬至,白天就会一天天长。

冬至过后,就要入九了,地里没啥农活要忙,忙的都是家里事儿。大人教孩子唱着数九歌,全家一起包饺子、聊心事,温馨地度过。在洛阳,数九歌这么唱:“一九二九不出手;三九四九冰上走;五九和六九,沿河看杨柳;七九冰河开,八九燕子来;九九杨落地,九九杏花开;九九加一九,耕牛遍地走。”

除了唱歌,冬月里,吃也是要紧事儿。

在北方,冬至那天流行吃饺子,河南至今还有“冬至不端饺子碗,冻掉耳朵没人管”的俗语,而且这俗语的由来,和咱河南人有关。相传,冬至吃饺

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名医张仲景。张仲景是南阳人,他著的《伤寒杂病论》,被历代医家奉为经典。有一年入冬后,张仲景看乡亲们饥寒交迫,不少人的耳朵都生了冻疮,便在南阳东关搭起医棚,支起大锅,在冬至那天施舍“祛寒娇耳汤”医治冻疮。他把羊肉、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在锅里熬煮,然后将羊肉、药物捞出来切碎,用面包成耳朵样的“娇耳”,煮熟后分给来求药的人,还送上一大碗肉汤。人们吃了“娇耳”,喝了祛寒汤,浑身暖和,两耳发热,冻伤的耳朵都好了。后人便学着“娇耳”的样子,在冬至包饺子吃。洛阳老城人吃饺子时要把汤喝完,说是“吃饺子喝汤,胜似开药方”,我想也和这个典故有关系。

冬月里,还有个农历年的倒数第二个节气——小寒。小寒是表示气温冷暖变化的节气,这时候的洛阳,已经是一派严冬景象,我国大部分地区最冷的时候,就在小寒和大寒期间。

我国古代将小寒分为三候:“一候雁北乡,二候鹊始巢,三候雉始雊。”古人认为候鸟中大雁是顺阴阳而迁徙的,此时阳气已动,所以大雁开始向北迁徙;此时北方到处可见喜鹊,喜鹊感觉到阳气而开始筑巢;“雉始雊”中“雊”为鸣叫的意思,雉鸡在接近九九时会感阳气而鸣叫。

天气冷,小寒的习俗多与运动或食物有关。俗话说“大寒小寒,冻成冰团”,很多地方会用当地流行的体育锻炼方式来度过小寒节气,如跳绳、踢毽子、“斗鸡”等。今年这场期盼已久的大雪,也给人们提供了素材——打雪仗、堆雪人,在游乐中,气温再低也能暖和起来!

闲情偶寄

细品冬月别有味儿

秦延安

一进入冬季,日子冷了又冷,白天短了再短。从西伯利亚千里迢迢而来的西北风,日益狂劲,不仅让虫儿早早钻进泥土开始冬眠,就连野草也已经将身子缩进了大地,只留下光秃秃的树木驻守在天与地间。褪去的是怯弱,坚守的是刚强,虽然有些羸弱,但大地总有自己的筋骨。在这最冷的寒冬腊月里,尤以农历十一月的冬月最有味儿。

冬月里,没有绿色装饰的城市显得更加坚硬,没有花朵装扮的公园显得更加寂寞,就连街上的车辆也变得稀疏起来。而行人变得臃肿,即使是最怕胖的女人,也不得不穿上大棉袄,戴上口罩,系上围巾。穿着厚羽绒服的孩子,倒是不怕冷,虽然家长让他们戴上手套和口罩,可过不了多久,他们便会摘下来……街头的小贩也少了许多,只有卖烤红薯和炒板栗的依然坚守着,那红薯香混合着板栗味儿,在寒风中尽情氤氲着。城里的冬月就是这样,看似单调乏味,其实多姿多彩。

乡村里的冬月充满了人间烟火味。虽然高山沉默,河流无语,田野空旷,但村庄里充斥着鸡鸣狗吠,炊烟袅袅。门前屋后的各种树木,虽然枯瘦,但并不寂寞。成群的麻雀飞上飞下,檐前屋后地跳跃,惹得无所事事的人们,突然就蹿了上去。随着扑啦啦的声响,刚才还在地上偷吃鸡食的麻雀,已经闪到了空中的电线上。东张西望的麻雀有些洋洋得意,一无所获的鸟儿虽有些失落,但很快便被门口的响动吸引了注意力,不免狂吠起来。推门而进的邻居吓了一跳,一动都不敢动地站在门口。闻讯而出的主人高声斥着。见是自家的熟人,鸟儿知趣地一边歇息去了。掀开门上挂的棉帘,客人被让进了屋,一股暖融融的气息迎面扑来,让一身的寒意瞬间消散。在燃烧正旺的炉火上,壶水吱吱地响着,大家围坐在炉前烤火。冬月是闲冬,邻里走动比较频繁。一壶热茶,两支香烟,几句寒暄,便将忙于生计的村人紧紧地拴在一起。

冬月的寒风偶尔裹挟着金色的阳光,让人们的眼眸眯成了一条缝,完全沉浸在金光之中。只不过这光有些短暂,太阳一落下去,便天寒地冻,在丝丝寒气中,感受到冬天的味道。

冬月里,虽然寒冷剥夺了大地绚丽的色彩,但在清冷中给天地以萧瑟的另一种韵味儿。这就是冬月,有寒冷也有阳光,有灰色也有温情。被照耀过的,已经懂得光;被温暖过的,已经懂得暖。

宜苏子

冬月往事忆深深

冬月里,乡下苦寒,冰天雪地像封闭了的世界,但封闭不住孩子们躁动的内心——那些儿时的冬月往事恍若在眼前。

巷道的路,结了冰,湿滑湿滑的。大人走起来蹑手蹑脚,我们全然不顾,一路借势滑行,哧溜一声跌倒下去,接地的却是厚厚蓬松的棉裤,没有一点疼,就先自顾笑了。在那冷冽寂寞的空气里,笑声脆生,有金属的质感。

屋檐下结了一排长长的冰锥,我们叠罗汉去摘几个。握在手里,冰冰的。在伙伴之间,挥舞着叫着,模仿一场冷兵器时代的短兵相接。冰锥在碰撞中,咔嚓咔嚓作响,几节冰棒,晶莹剔透。嘴格外馋了,把冰棒放在舌尖上,咂几下,冷得直龇牙。

“卖冰糖葫芦!”巷子里,中年汉子的吆喝声韵味悠长,带来诱惑的气息。他跨一辆28型自行车,前面缚一支草靶子,上面插满冰糖葫芦,一串串红艳艳的,在黑白宁静的冬日,尤为逼人眼。糖稀的甜腻微漾在清冽的空气里。于是大伙儿围了上去,两角钱买一串。我们贼精,一点都不愿吃亏,要挑一串最大的。酸酸甜甜的味道,弥漫在了整个童年的味觉里。

冬月,乡下的母亲,似乎一直围着她的锅台转。母亲的粥,带着家乡的味道,永远是最好的。冬日漫长,人也闲散,正适合熬粥。譬如苞米糝子粥,需要工夫。细小的火苗奔突,舔舐着厚锅底。锅内咕嘟咕嘟不紧不慢地翻涌着,银鱼吐泡般的活泼。苞米糝子粥黏糊糊的,清香,软糯,不掺牙。熬小米粥时,母亲会丢一丢红豆、豇豆、花生米,把桐木锅盖掩实,火也要压一压,慢慢煮。这样熬出来的粥,色好,稠浓,颇有嚼头。

冬月里,出门谋生的父亲回了家,吃过母亲做的饭,父亲便会把他粗糙的大手伸向鼓鼓囊囊的包裹,这个动作让我怦然心动。片刻之间,出现一兜山核桃,或者是一袋甜的点心。父亲塞给我,脸上带着温润的笑。

父亲的生意好赖,决定着即将到来的新年的好坏。他从棉袄夹层里掏出一沓钞票,分给祖父一些,剩下的交由母亲保管。倘若这时,我能分到几张十元大钞票,自然分外高兴。隐隐觉得,父亲忍饥挨饿的一冬,终于没白忙活。

抬头望天,有雪花飘落。一年中最隆重的时节,大抵就快要到来了。

记忆深处

话说

农历月

十一月

冬月(剪纸) 杨杨

丁酉年农历十一月,洛城迎来了一场纷纷扬扬的大雪,兆示了来年的丰收,也慰藉了人们渴盼的心灵。浪漫的雪花还勾起了我们满满的冬月回忆。本月是“寒冬腊月”的冬月,还是有趣的“龙潜月”。冬月里,尽管大地色彩单调了些,草木萧条了些,但细品之下也别具一番韵味儿,那蜡梅不畏严寒盛开,为内敛又宁静的冬月增添了一抹亮色,也是天地孕育新希望的象征……

——编者

漫谈物候

蜡梅 花开最浓香

鲍安顺

王安石写梅:“墙角数枝梅,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,为有暗香来。”那应该写的不是蜡梅,因为梅花的淡香是暗香,而蜡梅的浓香是明香。蜡梅花黄似蜡,浓香扑鼻,一闻就神魂颠倒,让人心生迷恋之情。

杨万里书房里常有蜡梅:“小阁明窗半掩门,看书作睡正昏昏。无端却被梅花恼,特地吹香破梦魂。”那香很浓,吹香破梦。李商隐《十一月中旬至扶风界见梅花》写道:“匝路亭亭艳,非时裊裊香。素娥唯与月,青女不饶霜。”严寒冬月,蜡梅盛开时节的花香,形影相随,令人销魂。

“雪霁天晴朗,蜡梅处处香,骑驴把桥过,铃儿响叮当;好花采得瓶供养,伴我书声琴韵,共度好时光。”这首歌唱蜡梅花香的歌谣让我寻回少年时光的幸福记忆,那是我最初把蜡梅与读书联系到一起的时光,那蜡梅的苦寒,也许就是读书的苦寒,是那种“冻冰三尺非一日之寒”的苦寒。后来又想想,不对,读书并不苦寒,只有读死书的人才苦寒。其实,读书是一种高雅的兴趣,如蜡梅的花香浓郁怡心,芳魂扑朔迷离。

汪曾祺写过蜡梅,说他家的后园有四棵很大的蜡梅树,每年开出的花蕊是紫褐色的。他还写到折蜡梅花的记忆:“蜡梅多枝杈,便于登踏,一日上树能千回,从来也没有掉下来过,姐姐在下面指着‘这枝,这枝!’——哎,对了,对了!’其实要的是几朵半开,多数是骨朵的,插在瓷瓶里能够养好几天——如果是全开的蜡梅花,几天就谢了。”

爱读余秋雨的散文,那篇《蜡梅》留下了深刻印象:“病房里的病友,一早醒来,就闻到了蜡梅的香气,而且简直是被香气熏醒的。还说,蜡梅开得执迷,枝干虬曲苍劲,黑黑地缠满了岁月的皱纹,光看这枝干,好像早就枯死,只在这里伸展着一个悲怆的历史造型……猛地一下涌出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。花瓣黄得不夹一丝混浊,轻得没有质地,只剩片片色彩,娇怯而透明……天底下的至色至香,只能与清寒相伴。这里的美学概念只剩下一个词:冷艳。”

开放的蜡梅,裹着冰雪,照耀眼际,那蜡质圆润饱满质感的花瓣,有一种禅意之美,在我的心尖,慢慢地湿润,升腾起朦胧的诗意与文情。

人文拾贝

引人遐想“龙潜月”

卧龙

农历十一月,还有一个最有意思的称谓叫“龙潜月”。“龙”在东方文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,也是根深蒂固的。我们以“龙的传人”为自豪,这里面不仅有深深的敬畏,还蕴含着一种发愤图强,积极向上,渴望美好与幸福的情愫。

当天气转冷,降水由雨滴变为雪花,是不是掌管行云布雨的“龙”真的潜藏起来了呢?而在整个冬季,也确实很少听到雷声,直到第二年的春雷响起,“龙潜”才正式结束。

那么,“龙潜月”里,龙潜到哪里去了?浩瀚无垠的大海?滚滚东去的长江黄河?或许吧!在我看来,“龙”并未走远,或许在浅浅的池塘,或许在深深的水井,再或许,就在不远处的旷野……

我看到池塘里的水如此清澈,清澈得能看到岸处的沙石。阳光尚好时,还能看到粼粼波光的水纹的影子,像是整个堤岸都在游动。

从深井里提取的泉水,从井口取出时瞬间冒着热气,用手触摸时并不冷,像是带着谁的体温,暖暖的。

至于十一月的旷野,或强劲凛冽的北风卷起无根的高草狂舞,或铺天盖地的飞雪漫卷,或阴云压低天空压迫枯枝野树。可当太阳出来,阴云散去,冰雪开始消融。一条条涓涓而流的流水在田野间奔跑,麦苗欣欣然睁开眼,一切又都是如此生机盎然。这时候,在阳光下伸个懒腰,感觉整个旷野都是祥和而美好的。

春生夏长,秋收冬藏。冬月里,“龙”或许真的潜藏了,潜于每个中国人的心里,潜于“龙的传人”对美好与幸福的向往里。

